

黎

巴

嫩

政

局

經

緯

丁慰慈

法國外交部長德吉蘭哥Louis de Gvingaud，曾經在今（一九七八）年十月間，就黎巴嫩問題向記者餐會發表演說。當時這位年已六十七歲老謀深算的政治家，竟因發言『不慎』，引起軒然大波，幾乎被轟下台。法國政府爲要替他辯護，特由總統府發言人頓特Diere Hunt于同年十月十八日作一聲明，闡述法國對黎外交政策。最後的一段話是：

『黎巴嫩問題的複雜性，在當場所發生的，常常令人難以索解』。

以法、黎兩國關係的源遠流長，一位資深的外交部長，竟因『失言』而受到抨擊，最後還要勞總統府發言人作正式聲明爲他轉圓場，黎巴嫩問題的複雜性，便不言而喻了。

這個位于地中海東部的小國，其西南兩面，均被敘利亞所包圍，南與以色列爲鄰，幅員四千餘平方英里，人口三百餘萬。人種爲阿拉伯種、以及阿拉伯與波斯、腓尼基、希臘和羅馬的混血種，還有亞美尼亞人。黎國扼歐、亞、非三洲的要衝，戰略地位重要，且有『東方的瑞士』『東方的巴黎』之稱；但因近年來戰亂頻仍，使這一顆東方的明珠，處處斷瓦殘垣，遍地哀鴻，令人不勝今昔之感。

黎巴嫩問題的複雜性，在于其本身的政爭，和外來勢力的介入。本身的政爭，使得這個國家形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外來的勢力，又是背景懸殊，性質各異。加以這些各不相同的勢力，又不時發生一百八十度的政策性轉變，因此更使黎國政局，撲朔迷離，令人難以索解，也使人不容易把握問題的核心。

黎巴嫩本身的政爭，主要源自宗教的分歧。黎國的宗教，除了基督教和回教之外，還加上一個本體是回教再揉合基督教、印度教和馬列主義于一身的德魯茲Druzes教派；而基督教中主要的派系，也不是衆所熟知的天主教或耶穌教，而是極古老的基督教——馬龍派Maronite。至于正統的回教也分爲遜尼Sunrites和什葉Shites，兩者之間不止是政治立場不同，門戶之見也很深。有些派系還擁有私自武力。

介入黎巴嫩的外來勢力，主要有三，第一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即巴解）。巴解下面至少有六個立場各異、背景不同的游擊隊

組織。巴解主席既無法指揮，荏弱的黎巴嫩政府更莫奈其何。第二是在東北兩面都包圍着黎境的敘利亞。敘國除了直接組織一支巴游部隊外，更派有三萬五千名正規軍駐在黎境。敘軍雖是以阿拉伯「維持和平部隊」的名義入駐，但卻變成黎國內戰本身的當事人。第三是以色列。自一九四八年以來，阿拉伯國家羣起與以色列為敵。在這些阿拉伯國家之中，反猶立場最溫和的莫過於黎巴嫩，但因巴勒斯坦難民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六七年大批湧入黎境，而巴游又以黎國為襲擊以色列的根據地，所以在以阿對峙中，黎國便變成了以色列不斷攻擊報復的目標。

從上面以觀，我們為欲了解近數年來黎國戰事蔓延的原因，停火協定的一再受到破壞，以及一九七八年十月各方面所獲致的和平協議的來龍去脈，便須先對構成今日黎國政局的錯綜複雜的因素，有一個基礎性的認識。以下我們特就基督教、回教的派系、各種巴游組織間的相互傾軋爭鬥，敘利亞對黎巴嫩所持的獨特立場，以及以色列所採的行動幾方面，作一綜合性的剖析，然後再敘述近年來黎國在內戰中各種遭遇。

二

甲、基督教：

七世紀中期，阿拉伯帝國勢力膨脹，迫使許多基督教徒逃亡到黎巴嫩山區，與當地基督教人士相結合，成立Unitate教會。此一教會係由承認羅馬教宗之最高權威而仍保留其原有宗教儀式之希臘正教教徒所組成，便是今天黎巴嫩馬龍教派的來源。

當時黎巴嫩的基督教勢力，遍及全境。直到九世紀，阿拉伯部落逐漸移入；十世紀後，阿拉伯語也逐漸滲入山區。十一及十二世紀十字軍東征時，這些部落在黎建立城邦，頗得到當地基督徒的支持。馬龍教派從此更取得與教廷進一步的聯繫。十字軍當局、馬龍教派以及阿拉伯回教部落之間爲了互相利用，常能和平共處。十三世紀末，由波斯吹來的一陣「蒙古旋風」，使馬龍教派心胆俱落，逃往山中避難，而阿拉伯的回教派系則乘機擴大地盤。

在土耳其的奧托曼帝國統治下，黎巴嫩處於阿拉伯回教小王國的此起彼落中，境內的基督教徒仍保有其固有勢力。十七世紀中葉，法國勢力新興，自命爲奧托曼帝國中的基督教保護者。一八四〇年，黎巴嫩的城邦局面宣告結束，由奧托曼帝國直接統治，委派了兩個地區長官Kaimakam，由基督教馬龍派和回教德魯茲派的首領分別担任，旨在使他們彼此之間，相互制衡。其間，馬龍派的農民以武力粉碎了該教派中封建勢力的剝削階級。德魯茲派中具有同樣地位的門閥，因恐上述農民以同樣手段對付他們，乃于一八六〇年對馬龍派農民展開大屠殺，因而引起法國的干涉。奧托曼帝國旋成立黎巴嫩自治省，委派一個非奧托曼系統的基督教人士充任總督，而由有關各國予以承認。此自治省擁有民選的行政機構和自備的警察武力。這個制度，鞏固了馬龍派在黎巴嫩的地位。這也就是在一九二〇年奧托曼帝國崩潰後，法國將上述自治省擴大爲共和國的胚胎。共和國成立之初，爲了安撫內部的宗教勢力，故

曾規定黎巴嫩總統由基督教徒擔任，內閣總理則由回教徒擔任。

乙、回教

回教萌芽于六世紀末期，在七世紀和八世紀大肆擴張，東至南面，北入波斯和美索不達米亞，西往北非，并渡過直布羅陀海峽而降服了整個西班牙半島。公元七百五十年，建立在大馬士革的翁米亞（Omayyad）王朝被推翻，新當權的阿拔斯（Abbasid）在巴格達建立一新王朝。自此回教世界分爲兩大派：一爲什葉派，主張穆罕默德先知之婿阿里（Ali）有繼承先知之權利；二爲遜尼派，則不同意此一主張。阿拔斯便假什葉派之名，推翻了翁米亞王朝，另立新朝。

黎巴嫩在十世紀時，首先是什葉派入境，繼之而來的是德魯茲派。但因當時大多數阿拉伯國家都是遜尼派，所以黎國遜尼派的人數反而超過什葉派，這和以後的黎國政爭，也大有關係。

『德魯茲』派雖是回教中的一個小支流，但在黎巴嫩構成重要的勢力。德魯茲派奇異地綜合了回教、基督教的教義，并深深地受了印度教的感染，而且相信來世將託生于中國。該教派的來源是這樣的：開羅第六世加利弗（Caliph，教主之意）哈契蒙Hakim預言在紀元一千年，當轉世爲神，嗣被弑身亡，他的近身神職人員達拉茲（Daraz）流亡于敘利亞山中，繼續宣揚此說。德魯茲教派，便是由其創始人達拉茲轉音而來。

德魯茲派之神祕莫測，可從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被刺殺的該派領袖賈卜拉（Kamal Jumblatt）的生平，窺見一斑。賈氏習瑜伽術，篤修印度哲學，對佛教有深刻研究，曾多次赴印度、尼泊尔旅行。渠對若干種藥頗有研究，曾著有書，并譯爲印度文。渠被刺之前，即甫由印度返回。渠在生時，被目爲曾獲兩座列寧獎章之馬克斯主義者，也被稱爲好戰分子。渠曾兩度入閣，均在黎政壇上投下鉅大影響。渠之被刺，曾使無數的基督教徒遭受到慘烈的犧牲。

如前文所述，十九世紀末基督教農民與回教地主的衝突，開啓了兩派的流血鬥爭。一九二〇年法國賦予黎巴嫩自治省以主權的地位，并將原自治省的範圍擴大到多數回教徒聚居的村落。經兩次世界大戰後，阿拉伯民族主義趨於熾烈。此一地區的大多數回教徒，都夢想實現『大敘利亞』的藍圖，而不願在小國寡民的黎巴嫩，與基督徒分一杯羹。由于阿拉伯國家絕對大多數屬遜尼派，所以黎巴嫩的遜尼派對此比什葉派更具熱忱。尤以一九五八年埃、敘和葉門宣布成立『阿聯』，黎國每天發生示威，處處有埃元首納塞的相片，風潮最烈。還有，在黎巴嫩國會議席和政府職位的分配係以基督教及回教在一九三二年之人口統計數字爲準，基督教略占優勢。但近年來，回教人口已見增加，而政治利益分享的比例則仍舊，也構成兩教不和的原因。此外，兩教的政治立場也不同，基督教偏西方，回教傾向于阿拉伯世界。一九七六年後，一部分基督徒爲恐被週遭巨大的回教勢力所消滅，而與以色列攜手合作，迺更導致輿論的責難和兩教的分裂。

三

甲、難民、巴解與巴游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的建國，與一九六七年的阿猶戰爭，使得逃往黎巴嫩避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達四十萬之多。黎國政府無法予以控制。我們試思，三百萬的小國，容納近四十萬的難民，影響所及，自至深遠。

為求報仇雪恨，返回故鄉，巴勒斯坦游擊隊便應運而生，並以與以色列接壤而又管制鬆弛的黎南地帶，為其理想的組織、訓練和出擊基地。巴勒斯坦游擊隊名目繁多。一九六四年，阿拉伯國家為求集中力量，成立政治性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以求對派別各異的巴游部隊統一指揮。一九七四年，阿拉伯國家高峯會議承認該組織（巴解）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聯合國且予以永久觀察員席位。巴解的總部雖在開羅，但負責人的主要活動却都在黎巴嫩，而且背景不同的各巴游組織的總部，也多設在貝魯特。政治性的巴解雖告成立，但對各路巴游并無指揮權。各路巴游之間又相互為仇，彼此殺伐不休，皆以黎國首都為發號施令之地。巴勒斯坦游擊組織名目繁多，主要為下列六個派系：

(一)法培組織 (Fatah)，是巴解中最大的游擊組織，歸巴解負責人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 直接領導。

(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 (Pflp)，領袖為兩個醫生哈巴希 (George Habash) 與哈岱德 (Madi Haddad)。廿餘年來所有的劫機、暗殺事件，多是他們經手。哈岱德已于一九七八年三月底神祕死亡，他擁有『國際恐怖主義者的教父』的頭銜。

(三)巴勒斯坦解放民主陣線 (Dpflp)，為一親蘇派系。

(四)塞卡 (Saiga)，為敘利亞所完全領導，總部設于大馬士革。

(五)阿拉伯解放陣線 (Alf)，此一派系反敘利亞，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由伊拉克提供財力支援。總部設于巴格達。此派與其反對派系之間，曾於一九七八年一至八月，在倫敦、巴黎、布魯塞爾及貝魯特等地，彼此相互攻擊，甚至發射火箭，造成各方面的重大傷亡。

(六)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陣線 (Pflp-gc)，此一派系係馬克思主義分子，在黎內戰期間，由於親敘與反敘之爭，而形成兩派。

巴游多以黎為根據地，襲擊以色列，使黎政府莫可奈何，而以色列則以襲擊的發源地——黎巴嫩為報復的對象，因此使無辜的人民與無數的財產，慘遭損失，并且導致黎巴嫩正規軍與巴游之間的鬥爭衝突。

乙、敘利亞

從目前的事實看來，敘利亞對於黎巴嫩好像負有某種『使命感』。敘利亞不僅派遣部隊進入黎巴嫩維持和平，且其部隊更由客軍的身分而變為黎國內戰的參與者。敘黎兩國的關係究竟如何？我們不妨從歷史的記錄，試為敘述。

阿拉伯哈立發（帝國）的首都本來在麥丁那 Medina，到翁米亞哈立發時期，便遷往大馬士革。時間是由公元六六一年至七四九年。一九二〇年黎巴嫩宣布成立共和國時，親敘利亞的回教遜尼派，根本反對成立這樣一個國家。一九四六年，黎巴嫩成爲『大敘利亞』卹圖或敘利亞、伊拉克合併中的目的物。一九四八年以阿戰爭中敘利亞因敗績而發生政變，小小的黎巴嫩也遭波及，但在暴亂中得以倖存。先是第二次大戰終了時，爲了黎鎊與法郎的鈎連，黎巴嫩在敘利亞堅決反對下，與法國政府締結了一項經濟協定。一九五七年埃、敘和葉門成立聯邦，在納塞指使之下，黎巴嫩到處發生暴動，導致流血事件多起。黎巴嫩政府宣布若干地區的軍事管理，以密切監視巴勒斯坦難民的行動。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黎巴嫩發生政變。目的就是要將黎巴嫩變爲『大敘利亞』的一部分，但未成功。一九六九年，爲了基督教與回教在黎巴嫩政壇上的平衡問題，敘利亞曾揮師入黎，其對黎國正規軍的攻擊，與對以色列的攻擊，幾無二致。一九七五年四月爲了巴游問題，黎巴嫩的基督教徒與回教徒作戰，結果由敘利亞外交部長出面，達成停戰。從一九七六年五月開始，敘利亞大規模涉入黎巴嫩內戰，駐於黎境的敘正規軍以及受敘政府節制的部隊，估計達四萬人之多。此一階段敘軍的『使命』，却在消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控制下的武力。在此役中，巴解部下主要游擊隊法塔受傷頗深。其重要的通訊設備，軍事物資，貨運車輛，以及重型武器等，皆已被敘軍破壞。其後，由于阿盟祕書長黎雅德（Mahmoué Riad）的調解，敘軍『部分』撤出，其餘部分，仍以阿拉伯和平維持部隊的名義留黎。一九七八年十月和平協議簽字後，敘再撤軍一萬，迄今尚有二萬五千敘軍駐黎。

一九七六年敘軍想消滅巴解主力時，頗使西方觀察家感覺撲朔迷離。原因是敘利亞在政策上一貫主張對以色列強硬，而巴解則是猶太人的死敵，照理言，敘與巴解應該攜手合作才是，但在那場戰役中，巴游突擊隊主力創痛鉅深，巴解事實上變成了敘利亞佔領軍的人質。誠如上文所述，黎巴嫩的榮枯安危，直接關係到敘國的命運，假使巴解支配了黎國，則大馬士革的對外政策，不免要俯仰隨人，其他阿拉伯國家也都要連帶吃苦頭。因此阿拉伯高峯會議，也默許敘利亞在黎所取得的優勢地位。再就黎巴嫩政府而言，倘無敘軍，則黎國可能左派回教民兵與游擊隊合作之下，亡于巴解之手。但在另一方面，敘軍的介入，又使得黎境的內戰，更見升高。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敘駐黎軍車發生神祕爆炸案，死傷四十餘人，便是黎國人民痛恨佔領軍的表現。就以以色列的立場而言，敘軍消滅巴游固然使特拉維夫得到一時的痛快，但倘若敘利亞完全控制黎國，自亦非猶太人之福，這便是以色列政府接濟黎巴嫩右派基督教民兵的原因。

四

從以上分析，可知存在于黎巴嫩內在因素和外來的勢力，使得此一蕞爾小國天天處于衝突激盪、家破人亡的境地。下文我們再就事實發生的先後，來加以敘述。

一九六五年的夏秋之交，由於受到黎境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滋擾，以色列襲擊黎南的努爾鎮（Norie），自此黎巴嫩便開始了禍無寧日的局面。

從一九六八年的五月起，黎、以衝突日益加劇。巴游對以境的突擊增加，黎巴嫩便成了代罪羔羊。十二月二十六日，巴游襲擊停放在雅典機場之以國飛機，重傷兩名乘客。兩天後，以色列飛機突襲貝魯特機場，損壞十三飛機，無人傷亡。特拉維夫的意思，就是警戒黎國政府要對巴游作有效的約束。

一九六九年夏季，巴游逐漸移往對以攻擊更有利的陣地，因而增加了黎國正規部隊與巴游的直接衝突。十月中，黎軍直接向巴游據點開火，幾乎觸發了全面性的內戰。黎國看守內閣總辭，由總統與軍事首長直接維持全國秩序。其時，極端分子與巴游一度佔領了黎第二大城特利波里（Tripoli），難民營變為訓練場所，充斥各類武器。武力支持巴游之聲在阿拉伯世界洋洋乎盈耳。敘利亞、伊拉克直接干涉之事每日均可發生。但到最後一刻，緊張的局面終於渡過。

十一月二日，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在開羅簽訂停火協定，限制了游擊隊活動地點，規定難民營不得舉行軍事訓練，以及游擊隊必須進入以國始能射擊等。

不過，這個協定簽字不久，巴游與黎國基督教右翼法朗派（Farangist）於一九七〇年三月發生衝突，在首都街上巷戰。同時，邊界衝突又起，以國空軍炸巴游基地，陸軍進駐黎境。敘空軍入黎參戰。

一九七〇年八月，黎巴嫩薩那蒙（Said Salam）內閣採納了德魯茲派領袖卜拉的主張，推行『自由化』運動。政黨解禁，使敘利亞人民黨、伊拉克復興黨和共黨等都可自由活動。這些恃有外力支援的黨，都抱有『惟恐天下不亂』之心，以致黎國在整整的一九七一年中，不斷發生罷課、罷工、反通貨膨脹、反失業運動。敘利亞人民黨更與法郎派不斷衝突。至一九七二年全國大選之後，國會增強了左派勢力。

自巴游勢力在『黑色九月』中被約旦驅逐後，巴游自黎國襲以的次數更為增加。以國對巴游的暴行，縱令其并非出自黎國基地，亦仍以黎國邊境為報復對象。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國出席慕尼黑選舉手慘遭殺害，以即出動陸空軍力，攻擊黎境巴游基地。黎國陸軍與巴游均受到鉅大損失。黎政府既然不能說服巴游，則黎正規軍與巴游之間的衝突便無可避免。一九七三年二月，以軍行動深入黎境一百公里。

一九七三年五月，黎正規軍大舉攻擊巴游陣地，敘境游擊隊『塞卡』亦入黎參戰。衝突的嚴重性達于頂點，但因阿拉伯國家進行調解，得以再一度恢復和平。也就在這時，基督教法朗派黨內堅持保有軍事訓練基地，回教什葉派領袖沙德爾（Moussa As-Sadr）亦在南部培植武力，從此黎巴嫩種下了政黨領有民兵的病根。

一九七三年十月第四次以阿戰爭爆發。黎雖全未介入，但在一九七四年的上半年，却受到以國三次大規模的襲擊。

上述的法朗派，爲了要求政府約束巴游不遂，便與他們直接鬥爭。另一方面來自以國的砲擊、空襲和地面部隊的進擾，也沒有停止過，法郎派陷于兩面作戰的境地。

一九七五年四月，由于巴游襲擊法郎派民兵，後者便在公共汽車中打死一些巴勒斯坦人，因而掀起了基督教與回教的公開鬥爭。基地在敘利亞的巴游部隊亦公開湧至。慘烈的戰鬥，一直延至一九七六年十月。死亡人數超過三萬七千。敘利亞外交部長哈達（Abdel Halim Khadam）的最後出場，始使全面停火得以實現。

從一九七六年五月開始，敘利亞更大規模地介入黎國戰事。開入黎境的軍隊，達四萬人之多。阿拉法特會命令敘游擊隊離境，此舉博得黎左派的同情（黎左派，即支持巴游的回教徒）。六月，敘利亞以結束內戰恢復和平爲藉口，在黎境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其目的却在消滅巴勒斯坦游擊組織，瓦解巴勒斯坦人的戰志。黎境兩處重要的難民營，籠罩于熾烈炮火之下。由于此舉將破壞黎局的均勢，阿拉伯外長緊急會議在開羅集會，決定由利比亞首席部長賈魯德（Abdul Salam Jalloud）及阿盟秘書長黎雅德進行調停，并由敘利亞、阿爾及利亞、利比亞、沙烏地阿拉伯和巴解組織和平軍，而由埃及總司令戈林（Muhammad Hassen Ghoneim）率領，維持黎國秩序。但因當時貝魯特水電俱缺，阿盟爲阻止『和平軍』進入，并再度在開羅及利雅德開會。戰事至十月始暫息。在此一持續將近半年的戰役中，計共發布了五十次以上的停火命令，死陸萬人，傷十萬人。

五

上述的利雅德和開羅高峯會，又決議組成三萬人的阿拉伯和平部隊（主要爲敘利亞人），并組織停戰會議，由敘利亞的胡禮上校（Muhammad Khouri）和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埃及駐黎大使組成。同時決定限制各部隊重武器數量及巴勒斯坦人持有武器的人數等。但均未能收效。戰事仍斷續進行。八月，敘軍更開入貝魯特附近的基督教兵區。至此，大家認定，祇有重建在內戰中受重創的黎正規軍，以取代和平部隊，方爲解決問題的有效途徑。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以後，戰爭也變了形態，本來旨在消滅巴游的敘利亞，轉而支持巴游，而以色列却支持黎政府。另一方面，黎巴嫩基督教派系之間，也展開了權力的鬥爭。夏蒙（Chamoun）希望在黎巴嫩北面建立一個基督教共和國，而佛郎吉葉（Sulaiman Franjija）却支持一個統一的黎巴嫩。夏蒙是一九五八年，佛郎吉葉是一九七〇年的黎國總統。夏蒙屬下的長鎗黨，想在敘利亞退出黎巴嫩後，將其影響力擴大到對其他基督教派效忠的地區。佛郎吉葉是敘總統阿塞德（Hafiz al Assad）的盟友，他相信敘軍的留駐可以對黎巴嫩主權提供最佳保障。

本文上節所提在一九七〇年薩那蒙內閣中主張推行『自由化』運動以解放敘利亞人民黨、伊拉克復興黨和共產黨的回教德魯茲派領袖賈卜拉，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六日被殺。這又使魚糜肉爛的黎國政局，深深地添了一記烙印。

賈卜拉一九四六年組社會進步黨，自任領袖。渠于一九四三年入議院時纔二十六歲。三年後任經濟農業部長。一九五八年爲反對美國陸戰隊在黎巴嫩登陸的主要人物，自此即爲黎國之重要政治領袖，一九七〇年推行『自由化』運動，擴大了內戰的範圍。

賈卜拉爲富有地主，在內戰中爲左派領袖。一九六七年阿猶戰爭中，渠極力支持巴勒斯坦人。『自由化』運動中黎共與敘利亞人民黨合法化後，即在內戰中構成賈卜拉的『進步陣線』的一部分。賈卜拉對於敘利亞派兵入黎干涉內戰而使基督教右派得以抗拒左派日漸昇高的壓力一事，表示強烈的反對。同時敘軍在黎國變爲和平維持部隊後，亦曾數度譴責賈氏爲和平的破壞者。

賈卜拉在黎巴嫩內戰中，曾被刺多次。終被埋伏的機關鎗狙擊致死。被刺地點，爲德魯茲派居住中心，亦係敘利亞軍防區。距和平維持部隊檢查站僅約一公里，距基督教保守派領袖夏蒙故鄉僅數百碼。四十年前，賈氏之父任該區省長時，即被刺于同一地點，其母繼起爲政治領袖。賈氏之姊亦于一九七六年內戰中全家被殺。其子華立德(Walid Jumblat)爲作家，在賈卜拉被刺後，又繼任該派領袖。華立德在其父蒙難後曾呼籲應遵從天父訓誡，愛鄰如己，并謂目前的暴行係違背祖先傳統等語。其目的在勸左派停止復仇。

賈卜拉被刺後，左派仍採取兇殘的報復行動，首都雖立刻宣布戒嚴，但在案發四天之內，至少有二百個黎國基督教徒被殺害，若干村莊被完全焚燬。遇有基督教婦孺在教堂避難時，即連教堂併予炸毀，以致受難的村鎮在六十個以上，另有七千個以上的村鎮，均逃避一空。

當時在巴黎的一個基督教領袖稱，謀殺地與敘駐軍防區近在咫尺，誰人敢持機關鎗白日在此地射擊？基督教派與此事無關，已甚明顯。

此一政治人物之被殺，雖祇是大時代中的一個小插曲，但亦可描繪黎國內戰中慘烈、殘酷與犧牲範圍之廣闊。今(一九七八)年二月，黎陸軍想建一前哨站，向敘軍開火，又爆發了一場較爲嚴重的戰事，旋即平息下來。

三月十一日，巴游在以色列殺害公共汽車乘客，以軍佔領黎巴嫩南部，掃蕩巴游陣地，聯合國要求以色列撤軍後，派國際和平軍四千名進駐，以分隔以黎戰線。

六月，黎前總統佛郎吉葉(親敘)的兒子和另外約三十三名基督教徒被害，使基督教派內的衝突白熱化。敘軍立刻湧入黎東北搜捕兇手，敘總統并通牒另一領袖夏蒙要求基督徒武力控制地區對敘『和平軍』開放，此一通牒被拒絕後，敘軍立刻包圍基督教地區，并以大砲、迫擊砲進行攻擊。釀成大規模的流血戰鬥，但亦時起時停。當美國總統邀請以埃領袖在大衛營舉行和談之際，貝魯特的砲火重新熾燃。負有和平任務并隔離回教徒與基督教交戰雙方的敘軍，竟憑其犀利火器，直接對基督徒民兵——長鎗會展開攻擊，但因長鎗會在地形上頗佔便宜。以致敘軍的傷亡，至少有民兵的兩倍。在此一戰役中，不僅美國大使館被擊中，黎巴嫩總統府亦連續中彈，基督教區的居民死傷頗衆，全村的房屋亦多被毀，國際輿論爲之震驚。爲了對抗敘利亞軍的壓力，以色列也增加了

邊境地區的武力。

法國總統最初有意籌組國際軍從事介入，但黎當局不以為然。今年十月十六日，法外交部長德吉蘭哥在記者餐會上講話，直諱提到基督教領袖夏蒙的名字，並認為以黎國六十萬或七十萬基督教徒中之五千民兵，對抗敘國的正規軍，頗為不智。又表示黎國前途不在於戰勝敘軍，而在於與回教派系取得協議，因回教徒更不希望敘軍長期佔領黎國等語。言下之意，對於長鎗會與以色列的合作，頗致批評。

法外交部長上述言論發表後，不僅招致以色列向法抗議。法議會中的戴高樂派更在議會中要求德吉蘭哥外交部長辭職，逼得總統府發言人項特發表談話，謂法國在黎內戰中的外交政策，其一貫要旨在（一）維護黎國主權（二）從事難民救濟和（三）促進交戰雙方締結和平協議。最後經巴瑞總理（Raymond Barre）一肩担承，這場風波始告平息。

六

一九七六、一九七七和一九七八年，是黎巴嫩在狂風暴雨、驚濤駭浪中渡過的年代，在這一段時間內，黎國居然未曾瓦解，要歸功於沙奇士總統（Elias Sarkis）的因應得宜。沙奇士原任中央銀行董事長。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就職總統。敘軍以「和平部隊」名義入黎并變為內戰的當事人後，沙奇士要求重新界定和平軍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除基督教、回教的武裝等。否則他便要辭職。起初敘方提出反要求，建議黎國取消「安全計畫」并以「國家為基礎」，予敘利亞以抗拒以色列所需要的軍事設施，而對沙奇士以辭職來表示抗議一事，不予重視。

沙奇士果然向國會辭職，國會立刻加以拒絕，因為黎巴嫩找不到第二位為基督教及回教雙方都能接納的總統人選。同時，美國一方面呼籲交戰雙方停止衝突，另一方面促請敘利亞降低在黎國的軍事行動，并警告以色列不可貿然干預。敘利亞也發現，沙奇士是阿拉伯維持和平部隊的名義上的領袖，一旦沙奇士下台，則敘軍留駐的法理上的地位即行動搖。在以色列方面，由于正在進行以埃和談，也不願因黎局而從事攤牌。所以沙奇士仍然是黎巴嫩獨立及團結各方的象徵。

沙奇士既然未接受法國「國際調停」的建議，乃本着「解鈴還賴繫鈴人」的原則，直接與敘方商討。今年十月七日，沙奇士總統即遣赴大馬士革會晤甫行由莫斯科訪問歸來的阿塞德總統，要求立刻停火。同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亦向美國的請求，由十五個理事國以全票通過決議案，要求黎境「立即有效停火」，此為安理會直接干預黎國內戰之首次。卡特總統并以熱線，要求蘇俄領袖布里茲涅夫運用其影響力，阻止敘利亞將戰事升高。卡特總統所最耽心的，是怕大衛營的以埃和談，受黎國內戰影響而功敗垂成。

十月十五日，負責派遣阿拉伯和平維持部隊或負擔經費的國家敘利亞、沙烏地阿拉伯、科威特、蘇丹、卡達和聯合國大公國，連地主國共七國，都派代表在貝魯特以南四十二公里的貝特艾丁鎮開會三天。與會各國一致承諾，將設法使目前敘軍和黎國民兵之間

的衝突，獲致和平解決。十月十七日，會議就一項八點計畫達成協議，主旨是：鞏固黎境停火，支持黎中央政府，促進黎國內部團結。這八點公報是：

(一) 強調黎巴嫩統一及中央政府強大的重要性。

(二) 要求不得再公開亮出武器。

(三) 尋求收繳武器及抑制巴游部隊。

(四) 呼籲結束宣戰。

(五) 呼籲重建黎軍，使其能接替和平維持部隊的任務。

(六) 呼籲黎國各派系和解。

(七) 要求實施禁止與以色列有任何往來的法律。

(八) 建立一由沙、敘和科威特組成的一個後續行動委員會，接受沙奇士總統的命令。

在十七日的會議以後，黎情況已逐漸穩定。黎總統沙奇士於十月二十五日召開緊急會議，宣布黎巴嫩『非軍事化』的措施，其要點爲：(一) 立即拆除所有軍事設施諸如防禦工事、障礙、碉堡等，並沒收無照持有的車輛與武器，(二) 武裝的巴勒斯坦人由非法陣地撤退，並放棄協定中規定以外之武器，(三) 阿拉伯和平部隊之最後目的，在使巴勒斯坦正規軍撤離黎境，(四) 黎正規軍必須採取措施，對付所有與以色列往來之軍隊。(此點係專指基督教右派而言)。

十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呼籲各方面支持沙奇士總統，以穩定黎巴嫩業已平定下來之局勢。美政府發言人并稱，沙奇士總統最近即將訪問美國。

在黎境以外，有一件事最具政治意義，就是今年十一月初爲對抗以埃和談而召開的二十一國阿拉伯高峯會議，曾決定從其所籌措的一百一十億美元的基金中，撥出十七億美元給黎巴嫩，助其重建。這項分配，顯示出所有阿拉伯國家仍然希望保持黎巴嫩的完整和安全。又因面對基督教右翼領袖的反對，與會各國也認爲這一個國家不應該予以『阿拉伯化』。

綜上以觀，過去在中東曾一度以『民主櫥窗』見譽的黎巴嫩，由于國內教派的衝突，巴游的拖累，大阿拉伯主義的激盪，以色列的威脅，和強鄰敘利亞的野心，在最近幾年中，幾乎天天過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從另一方面言，黎巴嫩的完整與獨立，涉及中東全局，關係世局均勢，雖有強國在側，也難以將她一口獨吞。今天，由于美蘇的協調，阿拉伯陣營中強硬派對敘利亞的監視和溫和派的插足，巴游的自制，以色列的顧忌，和沙奇士總統的肆應有方，與夫黎國各教派本身的飽經戰亂，和平協議終算已經達成，倘無其他突發的因素，黎巴嫩的局勢可望從此穩定下來，黎國人民亦可望重渡前此所享受的安居樂業的日子。